

「意」斯·尼耶伏

有 朝 一 日

我们能观察到的东西将弥补那样的一些祈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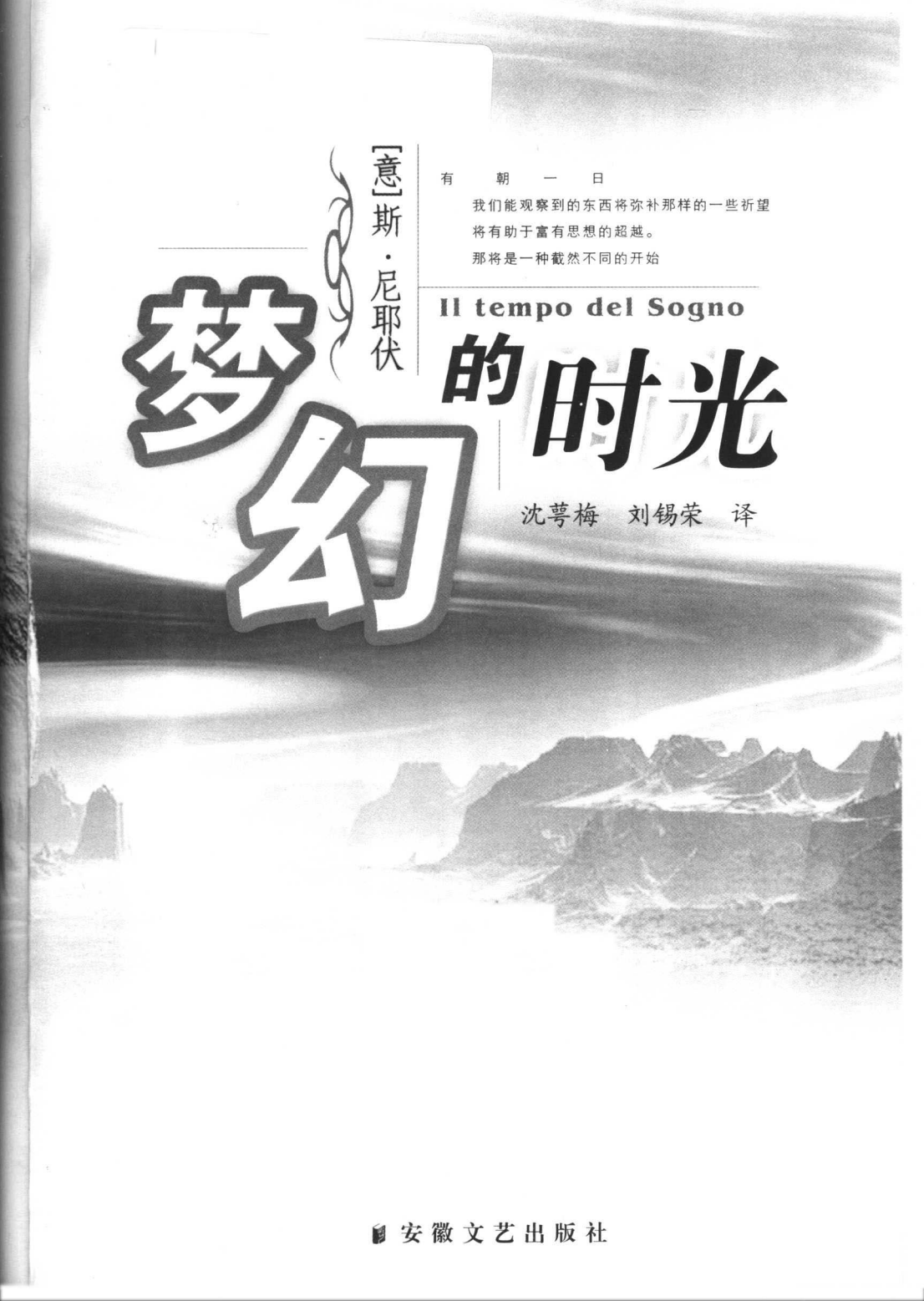
将有助于富有思想的超越

那将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开始

梦 幻 的 时 光

沈萼梅 刘锡荣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有 朝 一 日

我们能观察到的东西将弥补那样的一些祈望
将有助于富有思想的超越。
那将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开始

Il tempo del Sogno

梦幻的时光

沈萼梅 刘锡荣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幻的时光 / (意)斯·尼耶伏著; 沈萼梅, 刘锡荣译.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5. 10

ISBN 7-5396-2638-0

I. 梦... II. 斯... ②沈... ③刘...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意大利 - 现代 IV.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9547 号

梦幻的时光 (意)斯·尼耶伏著 沈萼梅 刘锡荣译

责任编辑: 徐海燕

出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 230063

网 址: www.awpub.com

发 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图书印装分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100,000

印 数: 5000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6-2638-0

定 价: 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这是背离理性日常生活的我们，有时却要经历的时光。它使我们能与我们本身的一部分联系起来，以一种比我们平时更富有激情的思想观念进行一种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接触。梦幻的时光从来不是惯常有的，但它可以在一天的任何时刻出现。我所叙述的四个故事，都是这种梦幻的时光中所体验过的经历，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它与故事发生地的某些传说有一定的关联。

有朝一日，我们所观察到的东西将会弥补那样的一些祈望，将有助于富有魅力的思想的超越。那将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时代的开始，但又并非与这里所展现的时代完全不同。为了期待那一天的到来，我们在半沉睡在我们脑子里的这片神秘的领域打开一个缺口，而这片领域的苏醒，则意味着一种成熟的新曙光之来临。

· 梦幻的时光 ·

Il tempo del sogno



目 录

植物的始祖	1
恐鸟蛋	43
龙	91
梦幻的时光	131



植物的始祖

1

在夜色笼罩下，神龛里木制的大图腾渐渐看不见了。罗马式别墅中央的大楼梯也不见了，大理石的柱廊和门窗都淹没在一片漆黑之中。在那没有月光的宁静的夏夜，电力不足。供电系统发生了一个故障。城市沉浸在黑暗中。

大图腾的眼睛在坚硬的眼皮底下闪闪发光。夜幕下，空间和时间融合成一体，蕴含植物生命的大图腾总算感受到了生活在西方世界的自在和舒适。那是一座冷色格调的豪华别墅。

大图腾挪动了中间的胳膊，自己从挂在墙上的链条上挣脱下来。黑暗中它行动自如，随着夜色逐渐加深，它在石头建筑物里面天马行空，头脑十分清醒。它从神龛中弹跳出来，下了大楼梯的头几个台阶，旅行就开始了。当初是人类最后一个后裔把大图腾带到别墅里来的，那位后裔苍白的脸上长着浓密的大胡子，他竭力想跟大图腾交谈。大图腾跟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和动物都结下了亲戚关系，它是一种神秘家族的始祖。那个脸色苍白的人是在赤道湖畔上的茅屋里寻找到它





的,为庇佑其他人类后裔,大图腾在那里已经待了好些时候。生活在赤道上的人皮肤近乎蓝色,唱歌时喉音厚重。但他们之中的一些已被杀死。有的因盗窃,有的因杀戮。凡事都得筹划妥善。总是待在香火萦绕的受人崇敬的“神灵之屋”远远不够。到了该做启蒙式旅行的时候了,一次到太阳落下的西方去寻找冥府众神的旅行。

但是对于大图腾来说,这次旅行可不是轻而易举的。

脸色苍白的大胡子后裔当初经历了种种坎坷才到达了赤道上那个乡村,同行的旅伴们大喊大叫,常常有人发烧,导游又指望不上。后来皮肤发蓝的赤道后裔们,经不住脸色苍白的旅行家们金钱的诱惑,把大图腾出让给他们了。

不过,当时大图腾迟疑了许久才离开。

几个月后,它被划艇一直带到海岸上。在一位澳大利亚导游带领下,它在河上漂流了好几天。后来那个导游消失了,是因为寻找金矿而发疯了。大图腾留在了一个鲜花盛开的花园里,当它那怪异的身躯上有几片树皮脱落下来时,又覆盖上一层新的植物。

随着雨水的降落,天气变得酷热起来。热浪萦绕在那座被废弃的花园上空。这时来了另一个脸色苍白的大胡子后裔,找到了它。他们从海上往南方走了。这里,大海的波涛汹涌,它睡在海边的一间茅屋中,等待着换季的时刻。大图腾的祖先们的河流,就是它出生地新几内亚的那条水量丰富的大河,离它越来越远了。它源自植物世界,来自森林和还有祖先足迹出没的地方。祖先们有呵护和伤害人的能力,保存着睡

眠的功能和记忆,以致某些人类后裔能直觉到什么是共同的命运的交叉。

睡眠的时光也是梦幻的时光,梦境中图腾可以跟祖先们和人类的后裔们对话。

一天夜里,在赤道乡村中结识的那位脸色苍白的人类后裔梦见了大图腾,他是回来帮助大图腾继续完成旅程的。穿越大海的旅行又开始了。

一年之后,大图腾抵达了欧洲南部,到了一座沉睡的火山脚下的一个港口。迎接它的是一个货舱里的微弱的灯光,这灯光令它进入一种半醒半睡的状态。它从那里观望着它来到到的世界。那些皮肤浅白、身体肥胖而又喧闹的人类子孙后代,惟有在梦中才丢掉好攻击他人的习性,才停止对世界局势的操控,才中止使社会现状无休止的骤变。这就是西方,日落黄昏的大地。在人类后代子孙们的掌控下,那里的一切都在改变,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大图腾多次自问,它与人类的区别究竟是什么。

图腾本质上是植物,是象征性的动物,但这只是一种外表。它与人类的命运本质上是一样的。图腾个子比较高,有许多钩形的短胳膊,仅有一条腿;而人类是小个子,有两只长胳膊和两条腿。瘦削的图腾的关节是呈钩子状的,一半朝天,一半朝地。中间的突出部分是人类子孙们的轮廓,那是图腾漫长命运的最后部分,它连接着天和地。就如同所有的祖先们一样。

大图腾用那河里的贝壳做成的眼睛观察着一切,它是用



钩子挂着过去和将来的玩木偶者。但是吊钩的线太脆弱了。而人类子孙后代却代表着忘却过去的万花筒般的现今世界，他们在一个坩埚中，用急功近利的技术焦虑地描绘着未来世界的蓝图。倘若大图腾能够跟他们中的某一个谈谈的话，那么就可以告诫他们许多事情。它就是带着这种希望，让人把自己带到西方。现在它被装在一只箱子里旅行，远离了河里其他的小兄弟们。在西方等待着它的，只是来自敌对村落的一个非常小的图腾。它们将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平心静气地切磋交谈。

大图腾乘坐火车继续旅行，后来又改乘汽车。大胡子又出现了，他又把它带到另一条地道里。在那些地道里，往往有某些连图腾也忘了的东西，那就是生命之根。

它在地道里待了几个季节。之后它就被带到现在的豪华别墅里。大阶梯上有五十年前就准备好的神龛，大图腾就是五十年前从大自然的树木中出来，来到人类子孙后代中间开始它的使命的。不过，子孙后代们不该看到它的行动，这是规矩。惟有天使和魔鬼才知道那座远离塞皮克河边的森林，从祖辈的林木——魔鬼和天使们，它们也被人叫做图腾——出来是为了帮助某些与它们的族群有关系的村民。图腾都诞生于森林中，它们穿过最茂密的绿色丛林，来到向它们求助的村落中的“神灵之屋”里，人们像接生婆那样把它们从原始的森林中接出来。连最小的图腾也是同样的命运，只是它的体积小一些。这就是被人称为图腾的木制的神灵、植物始祖的历史，这是在过去的年代里许多人都知道的历史。现在它们却

被埋在森林和人们的记忆之中，被遗忘了。这些具有魔术般战略的植物的始祖，与后人保持着相当距离，继续以积极的态度，随时准备帮助男性的人类后代子孙。无论是在森林还是在“神灵之屋”里，凡图腾所在的地方女人们都被排除在外。要庇护女人，得有一位女性天使，但在那个时代，塞皮克河的河谷里还没有女性天使降临过。图腾的生活遵循着严格的规矩。深色皮肤的人类子孙后代们为它们保留着一个神圣的地方，那就是坐落在村里一些茅屋之中的，日渐美丽而又可怕的“神灵之屋”，里面烟雾腾腾而又安宁寂静。它们在那里守护着大门，还分布在建筑物的各个角落，保障房子的安全。而肤色苍白的子孙后代们则是花钱把它们买下来带走。这是一种时代的变迁和不同的社会历史。这就是昔日里发生过的事情。

在罗马式别墅黑漆漆的大阶梯上，大图腾回顾着自己的经历。

在这个神龛里，它跟早已等在那里的小图腾讨论，这个名叫提诺的小图腾也是从马利亚梅伊的敌对村落来到西方的。它们谈到了和平与战争，最后决心拥护和平。它们按照各自的方式完成了旅行。小图腾体积小，是被装在肤色苍白的大胡子后裔的口袋里旅行的，一次十分漫长的旅行。一路上小图腾不得安宁，总是被同路的旅客们所搅扰。怪模怪样的图腾，都是木头的儿子，出生在天堂的鸟儿和河里的大耗子之间。它们原本想回到那里帮助那些村落和原始森林。在它们的头脑里，那里才是天堂，“天使的花园”，但是人类毫不在意地将之糟践毁坏了。保护它们的家园是图腾们长途跋涉要完



梦幻的时光

成的使命。两尊图腾在它们会聚的西方别墅里久久地切磋着。这个城市里还有其他天使,出于某种奇怪的理由,这个城市叫“永恒之城”。几千年以来,这个城市包容了所有的宗教,似乎是图腾中的图腾,守护着所有的人。如果真是这样,那它也应该呵护美拉尼西亚群岛河岸上的那些小村落。每种文明都是诞生于一条大河之滨的。

它们会意地笑了。脆弱的它们满怀着对养育自己的母亲河的思念,相互鼓励着。但它们都是祖先,它们肩负着神秘的责任。

“你就抄近路回森林里去吧。”小图腾说道,“那里是过去和现在交汇的地方。那里有我们要寻找的花园。”

他们继续艰难地谈论着双方都了解的事物,可那里似乎不是提及那些事情的地方。

“你回到那里去吧。”小图腾下结论似的说道,“我留在这里。我将挂在房子的一个灯座上,我要进入带我们到这里来的那个人的梦境中。你想让我知道的一切,我会传达给他的。不过你得用力喊,让我听得见。”

大图腾同意它的想法,离开了神龛,在大阶梯上跳跃着。回归的时光开始了。

大图腾探头张望对面的大门。那门开了。小图腾进去了,但大图腾因为有四米多高,就留在了门槛外。里面睡着长着大胡子的人类后裔。它们对大胡子有了感情,因为他常跟它们交谈。它们在梦里回答他,就像一个图腾该做的那样。图腾和他谈到了大森林,谈到了天使们和原始的艺术,这是人

类后裔与图腾沟通的话题。在西方的种族中,对人种学普遍存在着有点儿歇斯底里的好奇,人们把这种兴趣称做是文化。其实,这只是对付命运的一种伎俩而已。

“你替我向他告别,”大图腾对小图腾说道,“现在我走了。天完全黑了,我可以行动了。也许我们能够成功地挽救森林和村庄。”

“一路顺风。”小图腾说道,又进到套房里去。长长的大图腾用仅有的一条腿沿着楼梯的台阶蹦着,那腿是由两条腿合并而成的。又长又细的大图腾具有一种奇怪的特点,它几乎是在地面上滑行。

它到了别墅的入口处。万籁俱寂,一片漆黑。在玻璃回廊后面传达室的岗亭里,堆放着来往函件和需要递送的邮包,散发着一股檀香木的香味。警报装置发出一种嘶哑的响声,像是一种由金属张力而造成的蝉鸣声。大图腾转动了一下它那呈贝壳状能伸缩的眼睛,警报声就中止了。它用大鼻孔出气,它有嗅觉的记忆,它闻到了几个小时之前从这里经过的人的气味。人类的后裔身上带有浓重的难闻的香味,他们拼命地洗了又洗,改变了原有的自然气味,丢失了与之沟通的微妙语言。别墅入口处总是有挥之不去的各种不同层次的人身上的气味,从而可以知道经过那里的人的不同脾性。也许是鼻子有幻觉,那味道飘逸在空气中,醉人而又污浊。在那扑鼻而来的香气中,能嗅出一股爱的激情,不知是谁残留的气息。大图腾带着这种令人陶醉的香水味,走出了别墅。

它一来到大街上,就害怕车的灯光。街道上长满了树木



和常春藤灌木丛,街道的尽头安放着一座日晷仪,可以说是一条宽阔的大街团团围住正要迎接它的一座小树林。它在大树前停住脚步,想看清日晷仪上所显示的时刻。那黑色指针表示的时间是黑夜,这就是回答。大图腾乘机穿越街道,用它身上那许多胳膊爬上一个墙头,翻了过去。它来到了一个森林公园,里面有几处异国情调的建筑物。人类的后裔把不同风格的建筑堆砌在那里。大图腾一迈进公园,就响起了一种兽类的合唱,有狗的狂吠、象的吼叫,以及各种动物的嘶鸣声。简直成了一个动物园了。

“世界又重新开始了。”它喃喃自语道,“那里有生活在各种纬度的动物,以及各个大陆上的植物。多热烈的欢迎啊。”

黑夜沉沉,但是汽车的一束束灯光从四面八方照亮了远处的马路。附近一些荒凉的小路蜿蜒曲折地绕经许多笼子旁。大图腾从中间经过,从墙里传来了狗的狂吠和狼的嗥叫。它出生的森林的气息充溢在无比宽阔的大鸟笼之中,各种飞鸟和天堂之鸟在那里振翅欲飞。

大图腾的胳膊碰触到一只鸟笼。一只食火鸟走到大鸟笼的金属网壁前吹气。

一只极乐鸟在黑暗中啼鸣,一只猫跑掉了。大图腾在黑暗中继续行进。在一扇关了许久的门前它停下了,里面透出幽暗的灯光。它爬上旁边的一张金属网,又来到一个非常大的鸟笼附近。

对面有数以千计的禽鸟在黑暗中注视着它,有长脚鹬、海鸥、鸭子和鹅。它们的眼睛与大图腾的目光相遇,开始了一种

紧张而又紊乱的对话。在那候鸟的世界里，没有哪个谈论到自由，它们飞过那不属于自己的大地，就像是在同样不属于它们的那块土地上的大网后面建造了软禁自己的巢穴。

“我也同样离开了我的土地，都一样。”大图腾说道，与其说它是在自言自语，倒不如说是在跟拍翼振翅的群鸟诉说。“如果你们真愿意的话，”它补充说道，“在你们生活的大鸟笼的顶端，有因为铁锈和雷击而打开的缺口。你们照我的样子做，径直往上飞。我们都是站立着生活在一个横向的笼子的世界里。森林也可以说是一个笼子，就像一个城市和一张网一样。但它布满了能飞出去的洞孔。”

禽鸟们凝视着它，不再鸣叫，大图腾带吊钩的身躯令它们着迷。大图腾沿着金属网壁攀缘着，直至从一个破口处掉入大笼里面。禽鸟们静静地观察着它。大图腾落在禽鸟们身旁，它向一只灰鹤示意，让灰鹤停落在它头上。它又带着灰鹤顺着大网往上爬，一直爬到大图腾刚才钻进来的缺口处。大图腾探出身子。停在它头上的灰鹤转动了一下脑袋，而大图腾就全身抖动起来，直抖得灰鹤振翅高飞。随着一声长鸣，灰鹤消失在夜空中。

别的禽鸟在下面观望着。

大图腾吹起的口哨像一阵风似的，它就这样给灰鹤送行。它又爬到了笼子外面，随后离开那里，来到百年的梧桐树和圣栎树之中。转眼间夜色更深了，汽车的灯光像挥舞着的刀剑。它朝一条更宽阔的街道上的另外一些建筑物滑行。远处地平线上的天空渐渐泛白。大图腾加快行进速度，设法争取在车



梦幻的时光

灯照到它之前穿过那条街道。它退回原处，隐藏在一片纵横交错的圣栎树丛之中，圣栎树的枝杈跟它的胳膊很相似。不多时，黎明的曙光照亮了天空，晨曦映红了屹立在地平线上的大鸟笼。大图腾及时地爬上一棵树，隐蔽在茂密的林中，清晨的阳光沐浴着树林。逃出鸟笼的那只灰鹤自由地在空中飞翔。

太阳从城市所在的山头上升起，阳光照耀着绿色的松林，照见了一个睡在大纸箱里的乞丐，纸箱里满是篮筐和包裹。不远处一辆有轨电车行驶在铁轨上，发出铿锵的响声。大图腾栖息的圣栎树上静悄悄的。外层的叶子闪烁着铁褐色。它在上面度过了整整一天。

夜幕降临，圣栎树的树冠发出了响动，是大图腾从树上下来了。夜色陪伴着它滑行在大街上，汽车的一道道灯光穿透了黑暗。它趁灯光停止照射的时刻里穿过大街，滑落在一座大楼的旁边。在车灯的照射下，出现了一个过路人，大图腾就地将自己伪装起来。林阴道上的树木消失不见了，大图腾爬上一个观景台，伸出管筒状眼睛，探测着要走的路。

一排大房子灯光明亮而安静，对面矗立着一座深色的别墅，浓密的树木为四周的环境释放着氧气。大图腾眺望着远处动物园里的大鸟笼。那只灰鹤单脚独立在鸟笼上面。更远处就是城市中心层层叠叠的高楼大厦。一条林阴道灯火辉煌，把城市分成了两半，宛如一条乡间小路穿行在大蚁群之中。两行荧光路灯照射着的大道，通往一个小树林。那里枝繁叶茂，让人猜想那定是一片隐藏着什么的橡树林。与其说是大图腾看到了那个地方，不如说是它感觉到了那个地方。